

试论俄罗斯当代编年本新词词典的创新

叶祎瑾 叶其松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关注新词是俄语详解词典的传统任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俄语新词词典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词典类型。编写出版的新词词典分为三类: 一类是编年本新词词典, 从1977年开始每年出版一本, 分年度描写俄语新词新义, 到1994年, 共出版18部词典; 第二类是十年本新词词典, 共出版4部词典, 分别描写20世纪50—90年代的俄语新词新义。三是断代新词词典, 描写特定时段的俄语新词新义, 例如《5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俄语新词词典》。2018年, 俄罗斯恢复编年本俄语新词词典的编纂传统, 从2018年至今已陆续出版7部词典, 记录2015至2021年俄语词汇系统的最新变化。当代编年本俄语新词词典继承编年本新词词典的传统, 并且在词典类型、编写理念、词典结构、编纂技术和传播方式等方面有所革新。

关键词: 编年本新词词典; 俄罗斯; 创新; 俄罗斯词典学

中图分类号: H35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记录语言生活是词典编纂不变的任务。新词词典编纂(неография)¹是专门研究新词新义词典编写理论和实践的词典学分支。(Введенская 2011: 211) 据俄罗斯词典史学家索洛克列托夫(Сроколетов 2001: 486)考证: 早在18世纪, 彼得大帝就下旨并亲自主持编写《外来词新词词典》(«Лексикон вокабулам новым») 。不过, 以描写俄语标准语词汇系统为宗旨的科学院词典对新词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词典学家谢尔巴(Л. В. Щерба) 1927年对此问题有过如下评论: “说到新词、新构词方式、旧词新义此类问题, 对它们的收集和编纂应成为单独的任务。”(Сроколетов 2001: 488)

1964年, 科学院俄语研究所词典室组建了一个新的小组, 收集并系统整理新词、新义、新搭配(主要是新熟语)、新用法等, 开启了俄语新词词典编纂的新篇章。俄语新词词典是由三种类型词典组成的独立系统, 一是编年本词典(словарь-ежегодник), 又称新词年鉴。1980年出版第一部, 截止2006年, 共出版18部, 记录1977年至1994年的俄语词汇变化。二是十年本词典(словарь-десятилетник), 已出版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新词新义词典。三是三十年本词典(словарь-тридцатилетник), 描写特定时段内的新词新义, 例如《20世纪50—80年代俄语新词词典》。2017年, 俄罗斯科学院恢复编年本新词词典的编纂传统, 从2018年至今已陆续出版7部新词词典, 反映2015年至2021年俄语词汇系统的最新变化。因此本文系统总结当代俄罗斯编年本新词词典在编纂理念、词典结构、编纂技术上的创新, 并尝试判断新词词典的未来发展趋势。

2 以描写为主的编纂理念

2.1 从片段式记录语言生活到全方位语言监测

一部词典的编纂理念决定其价值。谢尔巴在《词典编纂学一般理论初探》一文中提出词典类型的6组对立中，第一组便是科学型词典和查考型词典的对立，这实质上代表词典编纂规范理念和描写理念的对立。（转引自石肆壬 1981：3）新词词典属于查考型词典，具有不同于科学院详解语文词典的描写属性。在第一部编年本词典《俄语词汇的新现象——1977年词汇材料》的前言之中，主编科杰洛娃（Котелова 1980：4）写到：“本词典的任务是展现新的词汇材料，这些材料是从有限时段内、为数不多的来源中摘取出来的，它们应尽量客观和完整，尽可能展示自然语言生活的走势，再现词汇产生、变化和进入语言的各种具体情况。”编年本词典尽可能收入俄语详解词典未收录的新词、新义、新熟语，把报刊或文学作品出现的随机词（окказионализмы）乃至一现词尽收囊中，包括由专名、缩略语、数词、带有连词符的复合词，例如 НРЛ²-77—94 中收录了新词 венероход（金星车）、диплоптика（双目矫正镜）、сеникация（生物化学处理），新义 меломан（自动选片点唱机），新熟语 белая смерть（白色毒品）、зелёный свет（顺利进行）、как папы Карло（工作压力很大），随机词 автогости（驾车来访者）、буржуазият（资产阶级者）、елбелдосы（叶利钦一派，从 Ельцин-белый дом-свобода 中提取的讽刺词），一现词 вытолк（推出）；专名 кадет（军事中学的学生），缩略语 ОСВ-1、ОСВ-2、ОСВ-3（苏美限制战略武器协定）、ВВАС（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带有连词符的复合词 экс-ситуация（极端情况）（экстремальная ситуация）、авто-комби（机动车综合的）（автомобильный комбинированный）、ВИЧ-анализ（人体免疫缺陷病毒分析）等。³

由于受人力、技术条件等限制，НРЛ 系列词典最初只能截取俄语语言生活的片段。НРЛ-77 至 НРЛ-82 的收词来源是 10 种受众最广的报刊，包括《真理报》（«Правда»）、《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共青团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四种报纸；《星期》（«Неделя»）、《星火》（«Огонёк»）、《鳄鱼》（«Крокодил»）、《青年》（«Юность»）、《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十月》（«Октябрь»）六种期刊，且监测的周期只有 4 个月。根据出版社的要求，编辑团队后续调整收词来源并延长监测周期，如 НРЛ-90 的收词来源共有 14 个，增加《苏联体育报》（«Советский спорт»）、《劳动报》（«Труд»）两种报纸和《论据与事实》（«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对话者》（«Собеседник»）、《阿芙乐尔》（«Аврора»）、《地球回声》（«Эхо планеты»）4 种杂志，删去《共青团真理报》《新世界》2 种来源，8 月、9 月、12 月为连续监测，10 月和 11 月为选择性监测。但这未改变该系列词典对语言生活片段式记录的本质。

2009 年以来，俄罗斯词典学界运用语言监测技术编纂详解词典、新词词典。语言监测是“一项以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以及相关理论为指导、信息处理技术为主要手段、田野调查为基本方法的多学科学者参与的大规模的社会性语言工程”。（侯敏，杨尔弘 2015：13）НРЛ-2015 运用 Google.books（books.google.ru）、Интегрум（integrum.ru）、俄语国家语料库（ruscorpora.ru）三大数据库，且以 Интегрум 数据库为主，该数据库集中 3 万多个不同媒体来源的约 4 亿份数字材料，涵盖中央与地方媒体、网络出版物、主流社交媒体和平台的材料以及电视与广播的文本材料。

黄建华认为，词典的编纂出版状况可以反映社会发展的状况，一方面词典内部词汇的变化反映社会变化；另一方面词典外部社会稳定与否、词典的编纂发行情况又能反映社会的文化发展水平。（黄建华 2001：8）当代编年本词典包含着语言使用的社会或文化环境所传递的社会文化意义，反映新旧文化符号此消彼长的动态变迁，记录着俄罗斯社会的核心事件和语言文化群体的主观态度等。

2.2 词典类型的拓展：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

编年本词典、十年本词典、三十年本词典共同构成俄语新词词典的微观系统。科杰洛娃将三者的关系描述为三位一体（триада）。编年本词典是一种“即时型新词词典”（侯敏 2010：

29), 集新词新义查询与解释功能、语言监测功能于一身, 如实记录语言的动态发展过程, 因此难求规范性、系统性。十年本词典、三十年本词典是“库藏型”新词词典, 所收入的条目已经接受时间的检验, 已稳定地进入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意识和知识之中, 可直接用作大型俄语详解词典的可靠来源。正如波波娃(Попова 2005: 52)所说, 编年本词典收录为满足不同交际需求在某个说话人言语中出现的新词, 十年本词典收录已进入听话人言语的新词, 三十年本词典收录在语言集体共同使用中固定下来的新词。

编年本词典和十年本词典、三十年本词典一样, 都是科学院新词词典编纂(академическая неогрaфия)的组成部分, 编年本词典不可能完全置规范理念于不顾。词典编写团队对收词来源进行限制, 只选用俄罗斯和部分独联体国家内的俄语媒体作为来源, 不考虑非俄语国家的俄语媒体。编年本词典的编纂兼顾俄罗斯词典编纂, 特别是科学院词典编纂的传统, 特别是书证的选用和正字法方面, 参考俄罗斯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的正字法资源 АКАДЕМОС(<http://orfo.ruslang.ru>)。一些学者认为, 编年本词典是编纂十年本词典的基础, 可用作俄语详解词典编纂的材料来源。(Буцева 2021: 50; Козловская 2015: 79) 编年本词典还可能成为双语新词词典编纂的参考材料, 例如《俄汉新词词典》(第二版)(孙淑芳 2022) 将 НРЛ-90 至 НРЛ-94 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

新词的产生受语言内(例如追求准确性、表现力、经济原则等)和语言外(例如社会变革、重大事件等)两方面因素的影响。2020 年爆发的全球新冠疫情不仅影响了社会生活, 也给语言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有学者将这次公共危机事件对俄语的影响与 1917 年的十月革命、1991 年苏联解体相比拟。编年本词典必须反映俄语语言生活的急剧变化, 在 НРЛ-2020 基础上编纂了专题型新词词典——《新冠时期俄语词典》(«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оронавирусной эпохи», 简称 СлКЭ)。这是俄语新词词典编纂的一次巨大创新, 拓展了新词词典的类型体系。

3 词典结构更趋科学

3.1 收词更为科学合理

编年本词典应当收录自然年度内俄语详解词典、十年本词典之外的所有新词、新义、新熟语、新用法等。如何选词至关重要。科捷洛娃对此有过如下论述:“一门语言的基本词典卡片集应当如何编写, 才能使它们成为通用的来源, 使其服务于词典编纂、众多描写性、理论性语言学领域的经验描写阶段。客观性是对词典卡片集的主要要求。卡片编写者们应当积攒各种材料, ‘眉毛胡子一把抓’。这种观点对于那些在言语实践中褒雅贬俗的人特别有用, 因为只有认识到事实真相之后, 才能发现趋势并且评价哪些词该褒, 哪些词该贬。”(Котелова 2015: 79) 不过, 科捷洛娃的这段原则性论述并未真正落实到 НРЛ-77—94 之中。这表现为: 第一、编者只选取十几本期刊作为收词来源, 监测的时间只有 3—4 个月, 覆盖面相当局限。第二、一个词汇从产生到进入报刊语篇需要一个过程, 不能将报刊使用作为该词首次出现的依据。也就是说, 传统编年本词典的收词不能完整覆盖自然年度。第三、新词具有不稳定性, 传统编年本词典的条目选取主要依靠编者的语言知识和词典编写经验, 带有较大的主观性。

从 2010 年开始, 新词词典编纂团队制定如下新词筛选流程: 第一、在新词数据库(其中包括权威的规范词典、详解词典、专门词典)中找出尚未收录的语言单位; 第二、运用 Google.books(books.google.ru)、Интергум(integrum.ru)和俄语国家语料库(ruscorpora.ru)对以上语言单位首次出现的时间进行确定; 第三、将某年出现的新词编入词典。语料库的运用极大提升了选词的效率和科学性。各年度编年本词典的收词数量对比如下表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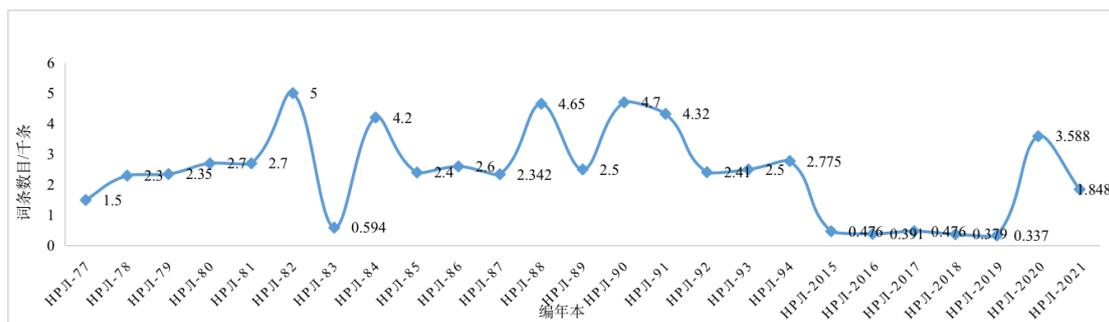


图 1 编年本俄语词典收词数目对比图

如图 1 所示，与 HPJ-77—94 相比，HPJ-2105—2021 收词数量有大幅度下降，从千位量级降到百位量级，而且各年度收词数量较为均衡，保持在 300-500 之间。HPJ-2020、HPJ-2021 收词数量增加，这主要受语言外因素的影响。莫基延科（Мокиенко 2022: 138）认为，当代编年本词典收词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运用 Интегрум 对新词进行更准确、更严格的跟踪。

HPJ-2015—2021 的收词仅限于报纸、期刊，还包括电视（包括电视直播、访谈等）、网络资源（包括社交网站、博客等）。这对编年本词典的收词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为：

随机词、个人习语收录比重上升。随机词、个人习语是语言使用者在言语中临时新造的词，它们在当代编年本词典收词中的占比为 80%—90% 以上，例如由 инста-（社交媒体软件 Instagram 的简称）构成的复合词 инста-дива（坐拥大量粉丝的女性博主）、инстапоклонниц（同上）、инстаграм-селебрити（坐拥大量粉丝的博主），由 упер-（美国租车软件 Uber 的俄语音译）构成的复合词 упер-будущее（数字中介平台的前景）、упер-доктор（数字医生）、уперизатор（客户与服务商之间的信息服务）、упер-модель（电子中介）、упер-компания（提供中介服务的电子公司）、упер-прослойка（电子中介），由 ИИ-（人工智能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的缩略形式）构成的复合词 ИИ-автомат（人工智能机器）、ИИ-авторитет（人工智能专家）、ИИ-анализ（智能分析）等都是语言使用者在言语中临时新造的词，它们大部分都是由外来词音译简写结合俄语词构成复合词。⁴ 所监测来源数量的增加、体裁的多样以及新词挑选过程的客观化是随机词、个人习语比重上升的客观原因，语言使用者言语表达的个性化、语言游戏的心理是上述词汇比重上升的主观原因。

第一、当代编年本词典将开始收录社交媒体中表示网络表情包的词（лексикализованные интернет-мемы）和用于标记主题的话题标签词（лексикализованные хештеги）。例如 HPJ-2017 收录 эшкере，该词来源于英语俚语 eskitit，大体上表示“走起，开干”。话题标签词带有形式标记#，例如 HPJ-2018 收录 миту，来源于英语#MeToo，表示“我也是”。这两类新词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自然反映，有学者将它们视为一种新的网络熟语，收录这些词有助于从本质上拓展对现代社会语言情景的认识。

第二、（英俄）混合词（слова-кентавры, слова-гибриды）也积极进入到当代编年本词典之中，例如 NISQ-устройство（量子设备）、VNS-терапия（神经调控疗法）等。HPJ-2016、HPJ-2015、HPJ-2018、HPJ-2019 收录了大量由 вейп（源自英语词 vape，表示“电子烟”）构成的派生词。HPJ-2020、HPJ-2021 共收录了 265 个带有 Zoom-的复合词，该词来源于 ZOOM 这种网络会议软件。

由于词典的用途以记录和描写为主，所以编者需要将全部或常用的同义新词都列上。（兹古斯塔 1983: 253）例如，бизидомик、бизидом（HPJ-2018）和 бизиборд（HPJ-2015）（儿童益智玩具忙碌屋），газонинг 和 тротуаринг（公共设施翻新）（HPJ-2018）。

3.2 条目结构更为完善

与 НРЛ-77—94 相比, НРЛ-2015—2021 对条目结构进行了调整。下表显示两个阶段编年本词典的条目结构组成(表 1):

表 1 编年本新词词典条目结构对比

НРЛ-77—94 条目结构	НРЛ-2015—2021 条目结构
条目词	条目词
	发音
语法标注	语法标注
词组	成语、词组
释义	语体标注
语体标注	释义
例证	例证
例证来源	例证来源
词源	词源
	语言外信息
	参见

上表 НРЛ-77—94 与 НРЛ-2015—2021 的条目结构主要发生了以下几部分的变化:

变化一: НРЛ-2015—2021 中的完全缩略词或部分缩略词增加了发音的标注, 如 НРЛ-1977 的缩略词 АУК 与 НРЛ-2015 的缩略词 ВКП、НРЛ-2017 的部分缩略词 ЛГБТК-беженец 进行比较:

АУК, неизм., м. *Студенческое конструкторское* …… (НРЛ-77)

ВКП [вэ-ка-пэ], неизм., м. (НРЛ-2015)

ЛГБТК-беженец [эл-гэ-бэ-тэ-ка-] (НРЛ-2017)

变化二: НРЛ-2015—2021 在收录词组的基础上增收了成语, 如 НРЛ-1994“аргентинский”词条与 НРЛ-2015 的两个词条“выпихнуть”“биоценозный”词条进行对比, “выпихнуть с табуретки”为 НРЛ-2015—2021 新增部分。

АРГЕНТИНСКИЙ*, ая, ое. *Аргентинский дог*. (НРЛ-1994)

ВЫПИХНУТЬ*, ну, нешь; сов., перех. **Выпихнуть с табуретки.** (НРЛ-2015)

БИОЦЕНОЗНЫЙ*, ая, ое. *Биоценозн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НРЛ-2015)

变化三: 词源信息进行了符号上的调整, 将原先复杂的方括号+尖括号的组合简化, 并注明来源及构成, 如:

АКАДЕМЦЕНТР, а, м.

……

— **Академ...** [*<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 + **центр**. (НРЛ-77)

БАЛ-КОСПЛЕЙ [лэ], бала-косплéя, м.

……

— **Бал + косплéй** (англ. **cosplay**, контаминация: **costume + play**: *костюмированное шоу, развлекательное мероприятие с переодеванием в костюмы известных персонажей*, 2004). (НРЛ-2015)

变化四: НРЛ-2015—2021 增加了语言外信息, 对新词产生的背景进行补充, 如 НРЛ-2015 收录了表情包词 **ничоси** (表情包词仅在 НРЛ-2015—2021 中收录)。

НИЧОСИ, междом.

— Вербальная часть интернет-мема, на котором изображено привидение с поднятыми руками и широко раскрытым ртом. Мем возник на сайте «Пикабу» и широк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лся благодаря социальной сети «ВКонтакте», где он 1 апреля 2015 г. появлялся на экране при нажатии пользователем кнопки «лайк». (НРЛ-2015)

语言外信息补充了表情包词“Ничоси”的产生的地点(Пикабу网站)、时间(2015年4月1日)、传播方式(俄罗斯社交为媒体 ВКонтате 上传播)、出现的场景(当用户点击“喜欢”时会出现该表情包)等额外的信息。

变化五: НРЛ-2015—2021 增加了参见部分,参见部分会列举出同义词及其收录的年份,例如 центиалы。

ЦЕНТИАЛЫ, ов, мн. <ед. центиал, а, м.>

.....

— Ср. поколение памперсов 1997; поколение Z 1998; цифровое поколение 2000; цифровые люди 2000; поколение зет 2003; цифровой абориген 2005; новое молчаливое поколение 2006; зеты 2008; поколение домоседов 2009; iПоколение 2011; постмиллениал 2014; поколение снежинок 2016; снежинка 2016. (НРЛ-2017)

Центиалы 义为“新生代”该条目词下列出了表示“某代人”的词及出现的年份。

4 编纂技术和传播方式创新

计算机、互联网、数据库等新技术改变词典的生产、呈现方式。卡兹洛夫斯卡娅(Козловская 2018: 332)指出,当代编年本词典与前一阶段编年本词典的最大区别在于词典编纂、词典储存、词典传播信息方式的改变。当代编年本词典将卡捷洛娃提出的持续收集文本数据的方法改用 Интегрум 进行数据监测。

4.1 运用 Интегрум 数据库作为主要收词来源

Интегрум 数据库,即 Inegrum Worldwide 是中东欧大众媒体平台数据库,数据库收集莫斯科等地的报纸、杂志、在线媒体、新闻电报档案及其他 64000 多种信息来源,每天平均更新 536000 篇文章。数据库还包括过去 30 年的全文本数字档案库,具有约 4 亿份数字材料的海量数据。借助数据库可以精准判断新词首次出现的时间。

普里约梅舍娃(Приёмьшева 2020: 13)指出,运用 Интегрум 数据库,一方面有助于展现新词使用的地域、年龄、阶层的分布情况,另一方面客观地反映新词蕴含的思想体系和主题关系。编年本词典的任务不仅在于记录新词,还要反映语言在词形、修辞、主题等方面的变化趋势。

4.2 运用新词搜检技术

编年本词典采用布采娃和泽列宁(Буцева, Зеленин 2021: 59)提出的 Kleinberg 算法,通过对文本的扫描实现突发词检测,确定特点时期内新词信息流的主题。德国慕尼黑大学开发的程序 NeoCrawler 可用于对不同体裁、主题来源中新词进行提取。当然,这是编者关注了新词搜检技术,是否能用于新词的开发,还需要进一步的试验。

4.3 研发网络版新词词典

研发新词网站是各国新词词典编纂的共同趋势。德国语言协会(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e Sprache)自 1977 年起每年评选当年年度词汇并发布于官网(<https://gfd.s.de>),平均约为十个左右。《法兰西学院词典》于 2019 年在法兰西学院网站(<https://www.academie-francaise.fr>)上建立了词典搜索引擎,每月更新新词。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计划将推出新版的西班牙语词典(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DLE),目前已

在官网 (<https://dle.rae.es/contenido/actualización-2022>) 发布电子版 2022 年编年本词典。中国台湾的新词逐年以“新词语料汇编 1、2”及“新词释义汇编(一)”的形式呈现在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语文网站”上。(苏春新 2003: 23)

随着传播媒介的转变, 新词词典致力于面向更加广泛的用户和设置更方便的查询方式, 所以在布采娃 (Буцева 2006: 99—123; 2013: 93—98) 提出建立“俄语新词创新服务网站”(Инновационная служб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的想法。基于这种理念, 俄罗斯科学院随后研发在线新词词典网站 (<https://neographia.iling.spb.ru>), 其首页面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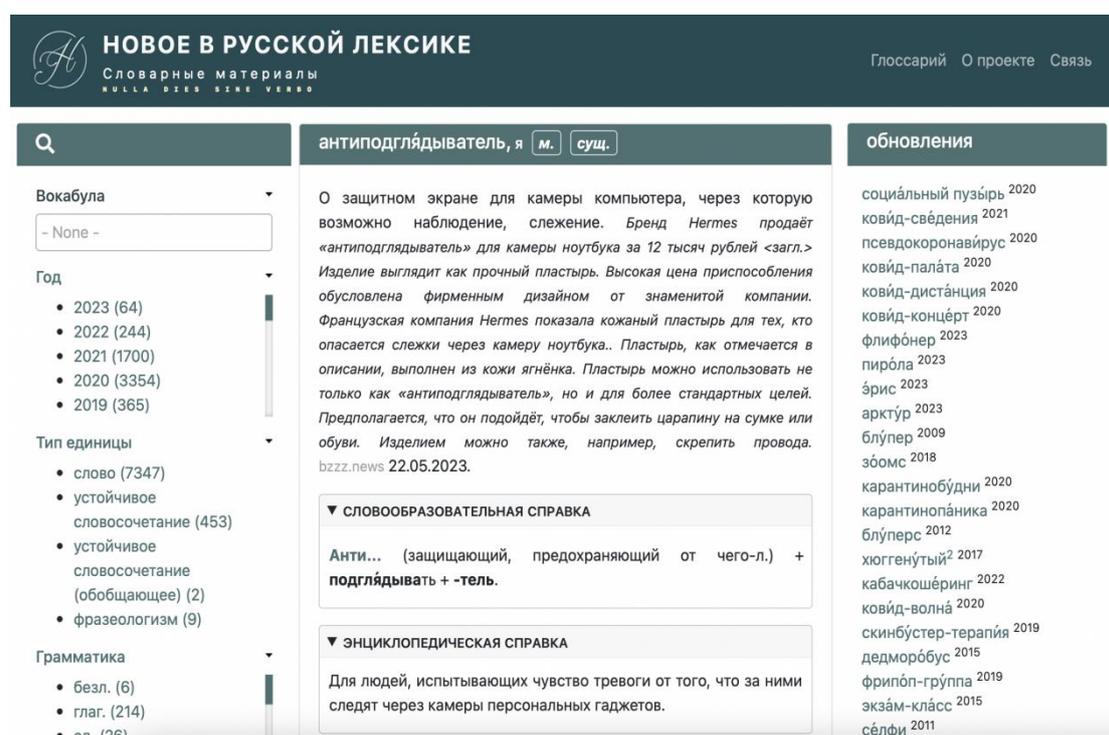


图 2 俄语新词网站

这部在线词典为用户提供依据条目词、词类、构词词素、语体标注、出现时间等多种参数进行检索的方式。与纸质编年本词典相比, 在线词典的最大优势在于实时更新。在媒体融合的新时代, 网络词典有助于将工具书(词典)转化为一种知识服务。(于殿利 2020: 9)

从 2021 年开始, 以编年本词典为基础, 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俄语类词缀词典》(«Аффиксоиды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简称 АРЯ), 并同步研发在线词典“俄语类词缀词典”(«Аффиксоиды. Словарь-справочник»), 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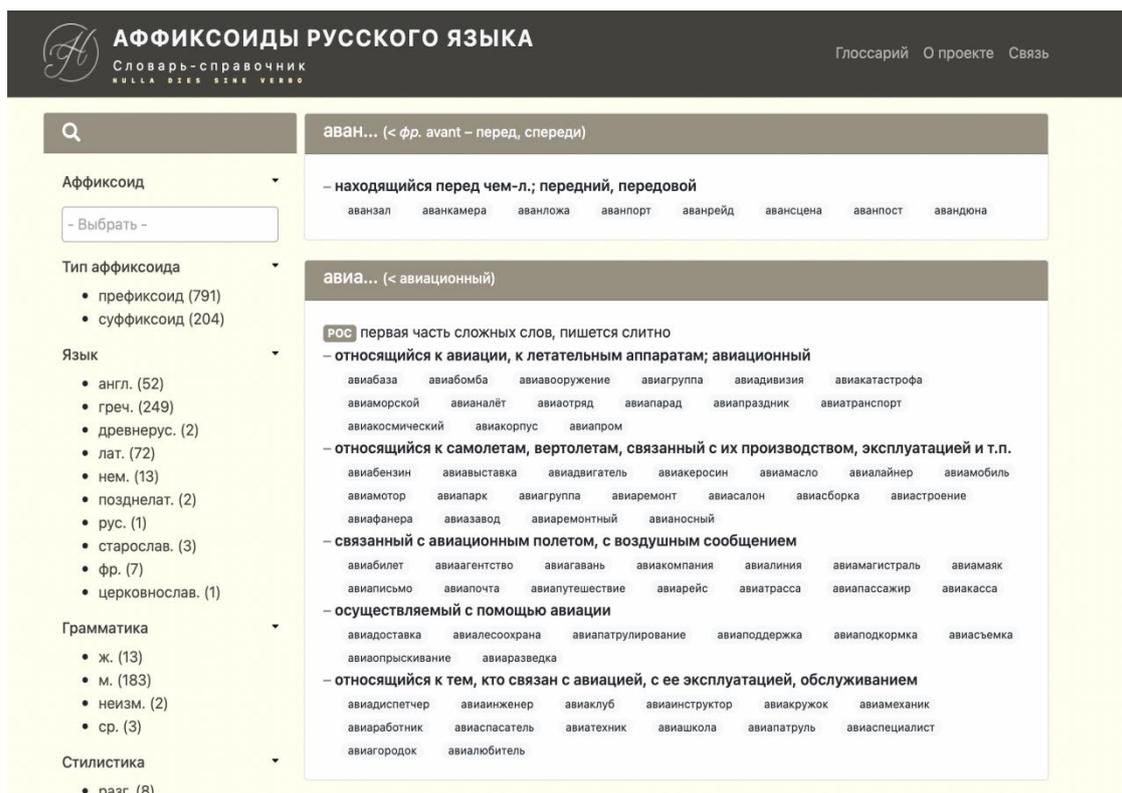


图 3 俄语类词缀在线词典

该词典收录来自编年本词典的 900 多个复合词类词缀，（含前缀、后缀）。里杰茨卡娅（Ридецкая 2022: 159）指出，类词缀词典的编组主要依据七项策略来编写类词缀词典，例如按照正字法资源 АКАДЕМОС⁵ 对类词缀进行规范、同义词在参考部分进行补充、类词缀的构词词源进行标注，这几项均和编年本词典保持一致，同时也对这些类词缀的来源进行了说明，这些类词缀是在线新词词典网站中出现的高频新词类词缀，如 ИИ-（来源于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表示人工智能）、крипто-（来源于 криптовалюта，表示虚拟货币）等。编组对新词类词缀词典采取了与编年本新词词典相同的编纂模式，使得新词词典、类词缀词典以及未来的其他新词词典之间形成一个由小及大、联系紧密的新体系。

5 结语

俄罗斯科学院辞典所编纂编年本新词词典经历了三个阶段，已经积累了四十多年的经验，从系列编年本中可以看到早期科捷洛娃在构建新词词典体系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为后来的编年本编纂奠定了基调。当代的编年本新词词典随着布采娃、卡兹洛夫斯卡娅、普里约梅舍娃等学者的不断革新，并对新词搜捕、网络新词平台建设等国内外先进词典编纂技术保持着积极学习借鉴的心态。

新版编年本词典的编纂团队还对收录新词的时长、范围进行了调整，通过数据库的检索拓展了来源范围，使新版编年本包容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等的新词，使新词更能反映社会生活，展现语言使用群体的思维习惯。表情包词、网络话题词、英俄混合词等词的收录，表现出了编纂团队的大胆创新，体现了新词词典必将与互联网社交媒体语言密不可分的趋势。借助三大数据库，确定了新词首次出现的时间，新版的编年本新词词典严格地筛选新词使得收录新词的数量大幅度减少。系列编年本词典作为丰富且权威的新词来源，为俄语新词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也为我国新词词库的建设、网络词典、编年本以及新词学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借鉴。

总之，以上编年本新词词典中发生的变化反映了俄语新词词典的趋势：①社交媒体语言的比重增加；②要求词典编纂者或机器具有捕获多模态、多渠道新词的能力；③新词词典的体裁和主题将朝着更广泛的方向发展，不再局限于固定数目、特定体裁和主题的来；④形式新词的提取目前技术较为成熟，但语义新词的技术提取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⑤计算机程序自动提取新词的技术和语料库的建立英语、德语、挪威语中更发达，但对于有丰富形态变化的俄语来说尚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发展潜力。

附注

1 Неография这一术语始见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 н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缩略构成，нео-表示“新(词)的”，-графия表示“描写”，其最早使用者是俄罗斯词典学家加克(В. Г. Гак)。

2 俄罗斯词典学界习惯用 НРЛ 作为编年本俄语词典的简称。

3 上述新词分别取自于 НРЛ-77: венероход, диплоптика, белая смерть, зелёный свет, вытолок; НРЛ-79: сеникация, меломан, ОСВ-1, ОСВ-2, ОСВ-3, экс-ситуация. НРЛ-80: ВВАС. НРЛ-85: авто-комби. НРЛ-93: ВИЧ-анализ; НРЛ-94: как папы Карло, автогости, буржуазият, кадет, елбелдосы.

4 上述新词分别取自于 НРЛ-2015: инста-дива, инстапоклонниц, инстаграм-селебрити; НРЛ-2016: упер-будущее, упер-доктор, уперизатор, упер-модель, упер-компания, упер-прослойка; НРЛ-2017: ИИ-автомат, ИИ-авторитет, ИИ-анализ.

5 俄罗斯学界习惯将俄罗斯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的正字法资源 АКАДЕМОС (Орф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ресурс Академос) 简称为 РОС。

参考文献

- [1] Буцева Т. Н. Инновационная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лужб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J]. Acta Linguistica Petropolitana. 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2006, 2 (3).
- [2] Буцева Т. Н. Н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служб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A].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и Корпус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C].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 2013.
- [3] Буцева Т. Н., Зеленин А. В. Новое в русской лексике. Словар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2015–2020)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толковой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A].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России и за рубежом: изучение актив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в языке и речи” в рамках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есс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коды в язык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е”[C].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Нижегород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Н. И. Лобачевского, 2021.
- [4] Введенская А. А. Русск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M]. Ростов: Феникс, 2011.
- [5] Козловская Н. В. Н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источники, состав, структура («Новое в русской лексике. Словар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2016»)[A]. Печать и слов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чтения-2018)[C].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и дизайна, 2018.
- [6] Котелова Н. З. Новое в русской лексике. Словар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1977[M].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80.
- [7] Котелова Н. З. 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 2015.
- [8] Мокиенко В. М. Старое новое и новое новейшее (к проекту «Большого словаря русских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еологизмов»)[A]. Неология. Неография[C].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нститу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АН, 2022.
- [9] Попова Т. В. Русская неология и неография[M].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Уральски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ени перв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Б. Н. Ельцина, 2005.

- [10] Приёмшьева М. Н. Русская академическая неография: истоки,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развития[A].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словари новых слов[C].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нститу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АН, 2020.
- [11] Ридецкая Ю. С. Неография в Институте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АН: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A]. История,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 Юбилейный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C].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нститу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АН, 2022.
- [12] Сороколетов Ф. П.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аука, 2001.
- [13] 侯敏, 杨尔弘. 中国语言监测研究十年[J]. 语言文字应用, 2015(3).
- [14] 侯敏. 关于新词语编年本编纂的思考[J]. 辞书研究, 2010(2).
- [15] 黄建华. 词典论[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
- [16] 苏新春. 台湾新词语及其研究特点[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2).
- [17] 孙淑芳. 俄汉新词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 [18] 石肆壬. 词典学论文选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19] 于殿利. 从工具书到知识服务[J]. 辞书研究, 2020(2).
- [20] 兹古斯塔. 词典学概论[M]. 林书武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The Study of Innovations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Annual Dictionaries of Neologisms

Ye Yi-jin, Ye Qi-song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t is the tradition of the Russian detailed dictionary to focus on the changes in new words. Beginning in the 1960s, the Russian neologism dictionary developed into an independent dictionary type. The dictionary of neologisms compiled and publishe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is the annual dictionary of neologisms, which has been published annually since 1977 to describe the new meanings of Russian neologisms. By 1994, a total of 18 dictionaries have been published. The second category is the decade-dictionary of neologisms, a total of four dictionaries have been published, describing the new meanings of Russian neologisms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90s. The third is the time-specific dictionary of neologisms, which describes the new meanings of Russian neologisms in a specific period, such as the Dictionary of Russian neologisms from the mid-1950s to the mid-1980s. In 2018, Russia resumed the tradition of compiling the annual dictionary of Russian neologism dictionary, and seven dictionaries have been published since 2018 to record the latest changes in the Russian vocabulary system from 2015 to 2021. The contemporary annual dictionary of Russian neologisms inherits the tradition of the annual dictionary of neologism dictionary, and has some innovations in dictionary types, compiling ideas, dictionary structures, compiling techniques and dissemination methods.

Key words: annual dictionaries of neologism; Russia; innovations; Russian lexicography

附录

编年本新词词典	出版社	主编	出版时间
НРЛ-77	苏联莫斯科俄语出版社	Н. З. Котелова	1980
НРЛ-78	苏联莫斯科俄语出版社	Н. З. Котелова	1981
НРЛ-79	苏联莫斯科俄语出版社	Н. З. Котелова	1982
НРЛ-80	苏联莫斯科俄语出版社	Н. З. Котелова	1984
НРЛ-81	苏联莫斯科俄语出版社	Н. З. Котелова	1986
НРЛ-82	苏联莫斯科俄语出版社	Н. З. Котелова	1986
НРЛ-83	苏联莫斯科俄语出版社	Н. З. Котелова	1987
НРЛ-84	苏联莫斯科俄语出版社	Н. З. Котелова	1989
НРЛ-85	圣彼得堡德米特里·布拉宁出版社	Ю. Ф. Денисенко	1996
НРЛ-86	圣彼得堡德米特里·布拉宁出版社	Н. З. Котелова, С. И. Алаторцева, Т. Н. Буцева.	1996
НРЛ-87	圣彼得堡德米特里·布拉宁出版社	Н. З. Котелова, Ю. Ф. Денисенко	1996
НРЛ-88	圣彼得堡德米特里·布拉宁出版社	Е. А. Левашов	1996
НРЛ-89	圣彼得堡德米特里·布拉宁出版社	Н. В. Соловьев	2001
НРЛ-90	圣彼得堡德米特里·布拉宁出版社	Т. Н. Буцева	2004
НРЛ-91	圣彼得堡德米特里·布拉宁出版社	Ю. Ф. Денисенко	2005
НРЛ-92	圣彼得堡德米特里·布拉宁出版社	Е. А. Левашов	2004
НРЛ-93	圣彼得堡德米特里·布拉宁出版社	Т. Н. Буцева	2008
НРЛ-94	圣彼得堡德米特里·布拉宁出版社	Ю. Ф. Денисенко	2006
НРЛ-2015	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С. Д. Левин	2020
НРЛ-2016	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С. Д. Левин	2018
НРЛ-2017	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А. Ю. Кожевников, Ю. С. Ридецкая	2019
НРЛ-2018	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Н. В. Козловская	2020
НРЛ-2019	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Ю. С. Ридецкая	2021
НРЛ-2020	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М. Н. Приемышева	2021
НРЛ-2021	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Н. В. Козловская	2022

作者简介: 叶祎瑾 (1997—), 女, 山西省太原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 词典学; 叶其松(1977—), 男, 安徽省霍山人,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 俄罗斯语言学、术语学、词典学

收稿日期: 2023-10-06

[责任编辑: 张春新]